

岁月留痕

母亲的手

李亮

昨晚又梦见了母亲，梦里她还在厨房忙碌，灶火映着她的脸。我想叫她，却发不出声。醒来时，枕边湿了一小块。

我已经大半年没回去看母亲了。上次回家，她特别高兴，做了红烧肉，炖了鸡汤，团了圆子。我说妈你别忙了，她说没事，你在矿上上班吃不到家里的饭。我只待了两天，临走时母亲送我到楼下，一直看着我的车驶出视线，后视镜里她的身影越来越小。

母亲今年快七十了，别人家的老人早该享福了，可她还在打零工，给快餐店洗菜刷碗打扫卫生，一天挣几十块钱。我跟她说明别干了，她不听，说能挣一点是一点。她这辈子，就没闲过。

母亲的手是我见过最粗糙的手。指头短粗，关节很大，掌心全是茧子，硬邦邦的。冬天裂口子，用白胶布缠着。小时候我不懂事，让她给我挠背，觉得她手像砂纸，沙沙地响。那时觉得好玩，现在想起来，心里酸酸的。

我们兄妹三个，我是老二。父亲在

煤矿上班，工资微薄，三个孩子上学，哪里够。母亲二话不说，去街上摆摊卖冰棒汽水。后来卖过蔬菜、卖过瓜子花生、卖过衣服、卖过油盐酱醋……什么苦都吃过。

记得有一年冬天，她去赶集卖衣服。三九天的凌晨，别人都还缩在被窝里，她一个人已经在农村大集上支起了摊子，在寒风里冻得直跺脚，脸上都被寒风吹得起了皮。母亲怕我冻着，塞给我两块钱让我去喝碗牛肉汤暖暖身子。我问妈你吃啥，她说她不饿，让我吃完快回去写作业，说一会儿人多了能多卖几件衣服。

母亲吃了没文化的亏，发誓不让我们也这样。我们三个成绩都不错，这是她最大的骄傲。每次家长会，她都会好好打扮，把头发梳整齐。老师说这孩子有出息，她就笑得合不拢嘴。

大哥考大学那年，母亲瘦了十几斤。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，她捧着翻来覆去地看，看着看着就哭了。学费五千多，家里积蓄不到三千。她把压箱底的

镯子卖了，那是姥姥留给她的，一直舍不得戴。卖镯子的那天晚上，我看见她在灯下一个人坐了很久。

后来我和妹妹也考上了大学，邻居都说母亲了不起。她嘴上说哪里哪里，心里是得意的。为了供我们读书，她更忙了，腰越来越不好了，站久了就疼，半夜有时疼得睡不着，起来坐着揉腰。我们打电话回来，她从不提这些，总说家里都好，你们好好读书。

2008年我大学毕业，去了黄山做路路和采石场爆破，天天在山里作业。住活动板房，条件苦，但工资还可以。每月给母亲寄一千元钱，让她别太操劳。她总说收到了，却舍不得花，说要攒着给我娶媳妇。

后来我到了新集公司，一干就是十几年，离家近了些，却因工作繁忙也回不去几次。有时春节值班回不去，只能电话里拜年。母亲总说工作要紧，别惦记家里。可妹妹跟我说，妈嘴上说不让你回来，挂了电话就抹眼泪。

这些年，我在外面工作，成家立

业。母亲却一天天老了。头发白了，腰弯了，手上也有了风湿，阴天下雨就很难受。可她就是不歇着，还在打零工。我劝了不知多少次，她不听，说几十块钱也是钱，又说你们房贷车贷压力大，我帮不了大的帮点小的。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母亲这辈子，好像就是为了我们三个孩子在活。她的青春、健康、安逸，全都搭在了我们身上。我们都长大了、工作了、成家了，她还在操劳。我有时想，如果我不上大学，早点打工，母亲是不是就不用那么辛苦？可母亲说，她辛苦一辈子，就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再像她那样辛苦。

夜深了，窗外有风吹过梧桐树，沙沙地响。母亲节快到了，我想回去看看她。不买什么贵重东西，就陪她说话，帮她做顿饭。她老了，我能陪她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。这大约是我心里最大的愧疚——她把最好的年华给了我们，我却只能给她一个常常缺席的背影。

母亲的手，粗糙、苍老，却是我见过最温暖的手。



芳华 沈道银 摄

往事随想

二分地的母爱

谢正义

清晨的菜市场，黄瓜上挂着露水，西红柿泛着光泽。我穿行在摊位间，看着品种丰富的蔬菜，仿佛回到四十多年前，回到那个小村庄，回到母亲的小菜园。

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父亲在外地上班，家里全靠母亲一人撑着。我们弟兄四个，吃穿用度样样得她操心。精米细面不够，肉更是稀罕，蔬菜便成了饭桌上的主角。为了让一家人吃上新鲜菜，母亲带着我们在村边荒地上，开垦出二分地的小菜园。

开垦菜园非常辛苦，母亲使用铁锹，一点一点把土地翻松后，又在四周挖沟，一米宽、一米半深，能拦牲畜，也能引水浇菜。每次到池塘里引水，看着水顺着沟渠淌进菜地，母亲脸上便绽开笑容。

初春的风，还带着寒意。母亲便早早守在菜园，松土、播种，动作又轻又稳，按照不同蔬菜的习性，辣椒、茄子种南边，豆角、黄瓜插竹竿，西瓜独占敞亮处……盖上薄土，浇上水。

施肥浇水，母亲从不嫌麻烦。草木灰、牲畜粪，发酵后撒进土里。嫩苗很快拱出土，在风里悠悠地晃。母亲手把手教我们：哪个蔬菜喜欢水，要多浇水；哪个蔬菜抗旱性好，不能浇水太勤。她一边浇水，一边讲蔬菜的门道。

丰收时节，菜园里热闹起来。辣椒红似火、绿如翠，西红柿像小灯笼，茄子紫得发亮，豆角像绿帘子，黄瓜顶花带刺，南瓜匍匐膨大，西瓜散发清甜……整片菜园五颜六色，看着就欢喜。母亲用汗水浇灌出的，不只是蔬菜，更是全家的希望。

蔬菜自给自足，母亲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好吃的。韭菜包成包子，掀开蒸笼，清香扑鼻，皮薄馅大。辣椒炒鸡蛋，色泽鲜亮，滋味浓郁，好吃又下饭……母亲把对我们的爱，揉进面团，煸炒在铁锅。那些年虽穷，可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都是甜的。

二分地的小菜园，盛满了母亲的汗水和辛劳。她用双手刨出一个有生机、有盼望的世界。我们在菜园里收获的不只是蔬菜，更是浓得化不开的母爱。母亲没念过什么书，可她用那片小菜园，教会了我们勤劳、坚持和无怨无悔的付出。

如今母亲走了，我也早已离开家乡。每次看到菜市场的瓜果蔬菜，母亲弯腰松土的背影、教我们浇水时的笑容、在厨房忙碌的模样……一下子都涌到了眼前。

母亲的小菜园，不只是一块种菜的地。它更像是一座爱的石碑，稳稳矗立在我心里最深处，温暖着我，也照亮我以后的路。

生活感悟

后备箱里的爱

胡忠喜

多年来，母亲一直把我当小孩子看，即使如今我已步入中年。母亲的爱心缜密又霸道，我总能在许多地方感受到它的存在，比如，晨起后的鞋架，门口转角处的保温杯，又或是楼下被擦拭一新的单车……但最令我“无奈”的地方，还是我的汽车后备箱。

几年前，为了方便回老家，我买了一辆私家车，这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却渐渐犯起了愁。因为每次回家母亲都要往后备箱里塞一大堆东西，以至于现在我有些害怕回老家，可又拿母亲没有办法。这不，前些天好不容易回趟家，临走时母亲又在和我的后备箱“较劲”了。

“妈，城里什么东西都有，您就别再往里面塞东西了。”母亲像没有听进去似的，她不回应我，只是把身子埋进后备箱里，希望还能挤出些空间来。我站在她身后，看着后备箱里大包小包的食物和日用品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正出神时，后备箱又被塞得满满当当。就在我长舒了一口气以为马上就能发动车辆时，母亲却突然停住，嘴里念念叨叨像是想起了什么要紧的事。她一边叮嘱我先不要走，一边又转身回了屋。再次出来时，她手里竟抱着一对新做的荞麦枕头。

“把这两个枕头也带上。”说着，母亲就往后备箱中仅剩的缝隙里塞那两个枕头。

我先是一愣，随即失笑道：“妈，我家里枕头那么多，这两个您就留着吧。”

“你懂个啥？”母亲没有抬头，一边自顾自地塞着枕头，一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上次我到你家里去，感觉你那几个枕头都太软了，对颈椎不好。”说完母亲还白了我一眼，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。

父亲一直沉默地站在一旁，过了一会，他慢悠悠地开口说道：“周四晚上打电话时听说你要回来，你妈老早就开始张罗这些东西了。像那些油果子、韭菜盒子和肉臊子，都是你妈一大早起来做的，还热乎着呢，你们回去了可要赶紧吃啊。”

父亲的话像一把钥匙，轻轻一转，便解开了我满心的怨气。是啊，这么多年，我总嫌母亲把后备箱塞得太满，可她又有什么错呢？那些寻常物件——一袋苞谷面、几棵青菜、一对荞麦枕头，哪里只是吃食和用品，分明是母亲几个夜晚的惦念，是她反反复复、不曾停歇的牵挂。我只抱怨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，却从不懂，她想填满的，是那份永远也放不下的牵挂与担忧。

在暮色的一再催促下，车子终究还是发动了。透过后视镜，我看到两个身影越来越小，最后缩成了灰扑扑的、沉默的点。回城里的路上，车箱里安静得仿佛能听到身后那些物品的呼吸。

心香一瓣

还母亲一个拥抱

清秋

八十多岁的母亲，全然不清楚有母亲节这回事。话说回来，即便老人知道母亲节，如今也因重度阿尔茨海默症，再也记不住了。望着母亲，她的白发，又比去年多了许多！

忽然想起小时候，母亲给我的那些拥抱。

从记事到小学毕业，一旦我有点咳嗽，母亲就会给我炸个香喷喷的不放盐的鸡蛋，让我趁热吃下去，说这样咳嗽就会很快好了。假如还不行，那就得去卫生院了；母亲拉着我的手哄着我出门，而往往走到半路，我就会半认真半撒娇地说自己累了、不舒服，央求母亲抱抱。

每此时，母亲总是蹲下轻轻拥

背上，两手抱住我的小屁股，再轻轻站起身，弯着腰向上推我几下，然后嘱咐我抱抱她的脖子，随后小声说着“卖小狗喽，卖小狗喽”，轻轻地继续向前走去。那个时候，我感觉母亲的后背是最安全、最幸福的地方。

如果是母亲带我去姥姥家，便没有如此幸运了。母亲拉着我的手，给我讲着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故事，有时我也会“点”故事让她讲。记得最清楚的有“公冶长的故事”“杨柳青戏画”这样有点教育意义的传说，也有“猴屁股为啥是红的”“黑枣变羊粪蛋”这样有意思的童话……走着走着，我以累为借口，让她抱抱的时候，母亲便不会像我有病时那样温柔了。她总是鼓励我自己走，如果我执意让

母亲抱，她就俯下身，双手抱抱我的腰，我也顺势搂住她的脖子，不依不饶地缠着母亲。僵持不下时，母亲会吓唬我说：“你不好好走，我可先走了。”看到母亲严肃认真的样子，我也会有些嘀咕，只好悻悻地紧紧抓着母亲的手，和她一起走……

儿时的回忆是美好的，母亲给我的拥抱更是那么得温暖，这种美好和温馨甚至使自己的眼睛有些湿润。

可是，从自己认为长成大小伙子的那一刻起，就再也没让母亲拥抱过，自然，更没有拥抱过母亲。原因很简单，觉得自己不是小孩子了。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尤其是到了压力重重的中年，似乎被母亲拥抱早已是奢侈和遥远的事情了。

今年的母亲节悄然而至。置身于节日的气氛中，我不由得想给母亲一个拥抱，如小时候她拥抱我一般。可惜，母亲的痴呆症状很严重，她大概不会明白我为何要拥抱她了……

很惋惜，很懊悔，很无奈——我为什么不早些给母亲一个拥抱呢？

那个时候，母亲总是嘱咐我下班后去她那里吃饭，说给我做爱吃的熬鱼；那个时候，她总是风雨无阻地接送我的女儿；那个时候，她总是趁我们上班上学时，过来帮我们收拾屋子……

那个时候，我怎么就不知道给母亲一个拥抱呢？

母亲，儿子欠您一个拥抱。这个母亲节，我一定还给您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人生百味

香椿

张雪晴

春日的风掠过工地的围挡，捎来枝头的暖意，也捎来那抹熟悉的嫩红——香椿。

在工地综合办的这些年，除了文件流转、撰写报告的工作外，打交道最多的，便是食堂的烟火气，而最让我咂摸的，莫过于那一盘带着山野清气的香椿。

香椿那股子独特的辛香，总带着几分拒人千里的疏离，远不及青菜的清甜、萝卜的爽口。很多人吃不惯它这种自带的“野性”，可它却包裹着我味蕾独一无二记忆。

它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，更是藏在草木间的一味良方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椿芽香甘，温，无毒。主治疮疥，风疽。”

小时候，门口立着几株香椿树，春风一吹便抽芽吐绿，嫩红缀翠，满是生机。母亲总趁晨光摘下最嫩的枝丫，择洗后或拌或炒，那股山野清鲜在她手中变成一盘可口美味。

母亲体质羸弱，偶然间得知香椿能温中健脾、开胃消食，便在门口种下好几棵香椿树。在清明前后，拉着我去香椿树下采摘。

记得她踮着脚，伸手摘下最嫩的那几枝，笑着问我：“你可知这香椿最是珍贵？早一天摘是嫩，晚一天摘便老了。”我彼时似懂非懂，只看着她把香椿放进竹篮，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，洒在她的发间，也洒在那嫩红的椿芽上，幸福得妙不可言。

后来离开老家，在城市很难见到香椿树，但街贩摊上却时常能见到那一抹熟悉的嫩红。

我一直叫不准它的名字，便对摊主说：“我要些野菜。”摊主一愣，随即意会，笑呵呵道：“来几把野草呢？”

摊主边称边夸自家的菜：“这叫香

凡尘一瞥

纳鞋底的母亲

马超和

母亲虽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农家妇女，但她曾不止一次将就要汇入南下打工大军的我赶回校门，从而成就了现在的我。

跟很多农村妇女一样，勤劳是母亲最厚重的标签。母亲的干练是全村出了名的，别家的红白喜事，都喜欢请母亲去帮厨。如果有什么能衬托母亲的形象，我觉得应当是尚有余温的针头线脑和尚未纳好的鞋底。

母亲生来闲不住，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奔走于田间地头。冬日里，忙碌了一整年的母亲终于得闲，料理完家务以后，她最常拿在手里的，就是那鞋坯。母亲的针线活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，经常侍弄出新的花样。小时候，我和弟弟曾用尺子测量过她纳的鞋底，每一针、每一行的间距出奇地一致，无论是纵行，还是横行，都保持平行，那针脚整齐而小巧，就像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。穿着母亲做的新鞋在村子里行走，是一件很惬意的事，可以吸引很多羡慕的眼神。

母亲在向阳的街角坐下，立刻会围过来很多手里拿着相同活计的妇女。这些我唤作婶婶、嫂子的女人们，凑在一起说着村子里的闲言碎语。母亲不变的是一种淡淡的微笑，她从不插言，从不随声附和，也从不把那些闲言碎语记在心上，挂在嘴边。

记忆中，母亲似乎很少给自己做鞋。她自己的鞋破得不成样子了，也还在凑合着穿，但我和弟弟的鞋刚刚显现

出旧的端倪，她就已把替换的准备好了。仔细想想，至纯至真的爱无外乎此。前些年，家里人口多，穿的鞋也多，这活计自然都落在母亲一个人手上，此外，她每年还要给娘家蜗居多年、无儿无女的三叔做两三双。那时，夜半时分，母亲在灯下纳鞋底的活儿是常有的。我们哥俩在外求学那些年，行李中从未少过布鞋的影子。母亲不善于表达，只是默默地把浓情藏在疏密有致的针脚里，伴子远行。然而，她不曾知道，她做的布鞋，无论做工多么细致，都会显得与都市的生活格格不入，往往会被无奈地放至行李箱底层。

这些年，我和弟弟相继走上了工作岗位，平日的生活中几乎失去了布鞋的踪迹，但母亲并未因此而消闲下来，总还帮着给我同学、同事、好友的孩子做小鞋小袄，颇受青睐。面对别人的夸奖和感谢，母亲仅仅是憨憨地一笑，有时竟也有孩子般的腼腆和拘谨。自从我有了女儿轩轩，母亲就忙着为孩子做鞋，轩轩还不会走路，可鞋子已经有近十双了。每一双都是那般精美，即便是轩轩穿小了、淘汰下来的鞋子，在村子里也是相当抢手的。

如今，母亲渐渐上了年纪，眼睛不大好了，穿针引线成了她做针线活最大的困难。我也曾劝她闲下来多歇歇，她总是满口答应，可我们一离开，她就又拾起了她的活计。

一辈子忙惯了的人，哪里闲得下来？



低头的温柔

左先法 摄